

开风气之先的留学第一人容闳

如今在中国年轻一代中风行的留学之风，始于清代。不过，对于中国留学第一人容闳来说，当年他选择留学的胆量，丝毫不亚于世界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，因为那个年代留洋充满风险。以前交通运输不发达，古老的中国与欧美等国家隔着太平洋、大西洋。坐上船从启程到抵达，途中经过无边无际的海域，需要大半年时间。更何况把未成年的孩子，送到完全陌生的西洋国家，让自己的孩子远涉重洋，然后忍受遥遥无期的隔洋相望，鱼雁传书，对于从来没有出过家门的传统中国父母是难以想象的。

容闳出身于穷苦人家，按常理说很难有能力自己筹措经费留洋。所以，容闳能够获得赴美留学的机会，也是一个偶然，或者说是命运中的必然。容闳还是13岁的时候，家居澳门，当时澳门是来粤贸易各国商人的共同居留地，华洋杂居。在澳门他进入了马利逊学校读书，他在那里受教于来自美国的传教士

布朗。当时他们班上也就6个学生。后来布朗由于家人和自己健康的原因要提前回美国，为此宣布了一个重要的决定，他很想带几个跟他学习多年的学生回国，继续完成学业。布朗说完，就要求愿意跟他去美国的孩子站起来，可是班上只有三个学生站起来，而容闳是其中的第一人。容闳的母亲起初并不同意，经过容闳的劝说才勉强答应。布朗为此特地为准备随他去美国的学生找了资助人，这些资助人不仅负担学生留洋的全部费用，还承担了他们留洋期间学生家庭两年的生活费用。也就是这样，容闳在家境贫寒的情况下，获得了赴美学习的机会。

如今想来容闳留学的条件真是十分优厚的，可是，要作出决定跟随一个不知就里的外国人远涉重洋，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并不是容易的事情，其中的风险可想而知。

容闳初到美国，进了马萨诸塞州孟松城的孟松学校。从他的自传中看到当时的生活条件还不错。“那时美国的生活，膳宿都非常便宜。贫困的学生都有很好的机会找点工作做，以解决学费问题。我记得当时的食宿费，包括燃料、灯和洗涤在内，每人每星期仅一元二角五分美金。”

我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的留美生活，看到容闳描绘的美国生活，自然羡慕不已。我们初来时既无钱，也没有合法的工作权利。只是利用了美国制度中的宽容和漏洞私底下偷偷地做一些工作，聊以维持最低的生活。很难想象，如果不是那样，绝大部分当时的大陆留学生都不可能完成学业，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无法维持。

容闳从孟松学校完成学业后，获得的资助也就此结束。可是他却放弃了去苏格兰进入爱丁堡大学学习，同时又可以继续获得资助的机会。他坚持要留在美国进入耶鲁大学学习。为此，有教授建

议他申请一项给贫困学生的救助金，但条件是学生学成后必须做传教士。但是，容闳不愿意为此放弃自己的理想，而去做传教士，并以此换取获得救助金的机会。为此，他的大学生活很艰苦，最后是通过从当地妇女协会的帮助，才获得了生活的救助。

20年前，我曾去耶鲁参观，在古风盛行的校园中流连忘返。耶鲁大学的校园以环境优美著称，大多数古建筑都为哥特式风格，建于1917—1931年期间。校园中大量的浮雕展现了当时的大学生活。建筑师 James Gamble Rogers 为了使建筑显得老旧，采用了在石质墙面上泼酸、故意打破玻璃并使用中世纪的方法补合，还人为的添加了许多装饰性壁龛，仿佛雕塑已经失落很久。虽然耶鲁大学中心校园的大多建筑都呈现中世纪的建筑风格，使用大型的石材，而事实上大多都采用的是1930年通用的钢结构框架，唯一例外的是哈克尼斯塔，高66米。在建造时曾经是世界上最高的全石质结构。

容闳在耶鲁学习的日子里，面临了多重挑战。由于入学前准备并不充分，尽管他学习很努力，但是在总体成绩上并没有取得高名次。而他在写作和抽象论方面却是出类拔萃的，并因多次夺得英语作文奖而扬名校园内外。就读期间，因为贫穷，容闳很少参加校园内外的社交活动，所以也没有什么至交，显得略为孤独。可是他严于律己，刻苦学习的品行留给大家很好的印象。尤其是他来自中国这样一个遥远而又神秘的国度，更增添了众人对他的神秘感。当他毕业时，许多人前来观看，就是为了看看这位来自中国的毕业生。

似乎任何民族对于来自异邦的人都有某种好奇。就好像当年改革开放之初，在中国内地的校园里看见外国教授、学者、学生、国人都会十分好奇。如果看见某个中国女学生与外国人交往恋爱，那就更是石破天惊的大新闻了，每每都酿成社会关注话题，甚至事件。

从耶鲁大学毕业后，容闳为自己确立了一个目标，“在大学的最后一年结束之前，我已把自己将要付诸行动的事在心中规划出一幅蓝图。我决心要做的事就是：中国的年轻一代应当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利益。这样通过西方教育，中国将得以复兴，变成文明富强的国家。我的志向就是去实现这一目标，而此目标犹如一颗明星，时刻指明我前进的方向。我竭尽我的全部智慧和精力朝着这一目标奋斗着。”并且在以后的岁月里，他毕生的努力都是为了完成这个伟大的目标。这个目标也使他成为中华民族留学事业的开创者。

为了实现心中的目标，从耶鲁毕业以后，容闳决然选择离开了美国回到中国，那个年代回中国的路程何其遥远。航程是那么漫长，回程的船在茫茫大海中航行 154 天，况且又不是舒适的客船，那次航程被容闳描述为“令人厌倦的，最难以忍受的、漫长的”航行。况且他在美国待了几年，中文水平已经退步到不能流利表达，在船上他与中国领航员甚至无法沟通，领航员听不懂他的话，他也很难明白领航员说的什么。

可是最初回到中国做“海龟”更是困难重重，一路的不顺利。计算了一下，容闳换了无数的工作，每一项工作都是那么短暂。“海龟”不易，不是今天才有的问题，古已有之。而要从中国留学的第一人，发展成为留学事业的开拓者，容闳又不知道走过了多少坎坷的路。